

《回望古羅馬競技場》

中五禮班 彭彩晴

眼前的古羅馬競技場就像是一幅被烤灼的油畫裏的圓形劇場，融化了的顏料混在一起變成了粘稠骯髒的顏色，果然經過近兩千年的日曬雨淋，再恢宏的競技場仍然難逃化為廢墟的命運，導遊先生熱情地為我們解說：「以往在這兒舉行角鬥士對決，角鬥士絕大多數為羅馬帝國在征戰中俘獲的奴隸，而他們的下場，或者是在人獸決戰中成為那些猛獸口中的食物，或者是在角鬥士對決中被對手殺死。」聽到這兒我不禁冒起雞皮疙瘩，聲聲尖叫彷彿穿過被螞蟻蛀食出月牙縫的門洞，落到耳畔，竟恍惚地以為回到了當時，舊時角鬥士在戰場上持刀執棍的模樣變成了攀在門洞上的藤蔓葉子下的一道道影子，藏在了在牆壁上的刮痕裏。

注視着競技場的中心，角鬥士在搏鬥的場景浮現在眼前，他們身上都是傷，衣服亦散亂着，卻沒有絲毫猶豫，帶着眼底裡散發出的寒氣，似乎要凍裂腳下每一片土地，瘋狂地叫罵着彷彿要吞噬一切，為的只是活下去。經過一輪拳打腳踢的搏鬥後，勝負高下立見，較為瘦削的那位角鬥士倒下了，鮮血糊着他的眼角和臉龐，骨頭和血肉彷彿都被碾碎般難以移動身體，僵住的嘴唇發不出任何的聲音，眼睜睜地看着勝出的對手喜極而泣地歡呼着。贏家拖着癱了一條腿的身子，從滿佈鮮血的競技場一步一步向外離開；倒下了的角鬥士眼線開始模糊，被鮮血扯着渾濁的眼淚，所有人都沒有回頭看他一眼。在觀眾席上，盡是一張張嬉皮笑臉的嘴臉，有的是在揶揄角鬥士的醜態，有的是在慶幸自己勝出了賭注，有的是在迫不及待地催促着下場「競技」開始，整個競技場充滿着令人心寒的歡笑聲。角鬥士那癱在血泊裏的手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扒出一條血痕，手心裏最後留下的，是摻着沙石和鮮血的溫度。

我不太相信眼前所見的，慌張地不斷搓揉着眼睛，下一秒打開眼簾的時候，一切如常。競技場地地面雖然說不上是乾淨雪白，還滿佈骯髒的沙石和一道道經過激烈碰撞而留下的痕跡，但卻在沒有一滴血、汗、淚留下。

兩千年前，萍水相逢的人為了生存而踏上戰場，生命淪落至成為別人口中的兒戲玩笑，即使在這一場「競技」中勝出，也不過是苟延殘喘，血淋淋地活了下來，兜兜轉轉，結局依舊逃不過血淋淋地死去。一條生命的離去，是沒有名字的，是沒有身分的，是沒有人在乎的，唯一留下的，是那到滲入牆壁，難以抹去的血漬。兩千年後，我站在羅馬競技場上，撫摸着那唯一知道所有殘酷真相的牆壁上粗糙刺手的刮痕，雖然經過漫天風吹日曬，角鬥士留下的痕跡已經慢慢地消磨了，

不復存在，但我仍彷彿感受到他們被刀尖割破的傷口傳來的火燒般的灼熱刺痛，傷痕纍纍的皮膚上是心跳的溫度。即使如此，刻在競技場下的背影，終歸是一人流浪的旅途，他們的生命結束太過倉促，沒有留下餘音讓人懷緬。

抬在半空的手怔了怔還是垂了下來，我輕嘆一聲，悄然離去。